

## 讓 R & D 遍地開花

黃健偉  
社聯總研究主任

五月的陽光充滿激情，六月的空氣躁動不安，充斥著革命氣味。

- 六月一日下午，參加了某機構的服務評估研究發布會。那是一個看似平凡的服務計劃，但服務機構和同工透過評估研究發掘它的意義，機構表示希望服務可以在全港不同地區推行。人間互動、互助，遍地開花，讓人看到希望。
- 六月二日上午，參加了全港關注劊房平台的研討會，題目是「遠水能救近火？」。有機構的社工組織了居民到場，居民提出了救近火的建議，令人刮目相看（而其他人都說水很遠，而且愈說愈遠）。在消防員到場之前，居民自己嘗試救火，也很重要。如何能讓他們在安全情況下參與救火？
- 到晚上，新聞節目討論某特殊學校近期被指對學生施以肢體暴力、性暴力等等，節目中家長之間各執一詞，學校又不斷解說種種。實情如何，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無須多說。有一位家長知悉女兒的一位朋友被性侵犯後說：「快打電話問其他朋友有沒有同樣經歷！」。這是服務使用者的潛在力量。

我不禁問：服務要怎樣發展、改革，才能更充份發揮人的力量、更充份提升人的參與、更有力保障人的基本權利。六月的空氣躁動不安，有藉口讓我們思考一下如何讓服務革命可以遍地開花。

你們或會問：說了半天，這與服務研究有甚麼關係？服務革命或革新，或許應更多倚重服務的研究與發展（R & D）來帶動；以「服務要怎樣發展、改革，才能更充份發揮人的力量、更充份提升人的參與、更有力保障人的基本權利」作為研究命題，為社會發展重新建立不同服務的目標、內容、和提供方法，這與服務研究大有關係。

這個想法，不是我想出來的。兩星期前與某機構的兩位朋友討論，其

中一位提到現時業界的狀況，她提議我們那個在籌備中的小組，可以考慮討論一下如何就某一個服務，進行服務研究，提出一種新的服務模式出來。這不禁令我反問自己，我們的服務一定要像現在那樣子的模式提供嗎？

革命，是推翻過去，重建新秩序；這位同工沒有要革命的意思，不過即使作為一種改革的建議，這也有其革命性，你只要想像一下若要付諸實行，過程中將會遇到的各種阻力，你就會明白它的革命性。

業界有朋友發起「社工復興運動」，說出來雖然很有革命的動感，但要「復興」的昨天，很可能是一個浪漫虛構的過去，社工的未來固然難以脫離歷史，但與其停留在歷史的某一點上去想像未來，為何不立足現在，研究和發展服務的未來。

關於這一點，「社工復興運動」的綱領對社會工作／服務的所謂「技術化」趨勢提出不少質疑；過去亦有不少同工認為，「搞」實證為本的社會服務實踐，是技術化了社會工作。作為一個社工和研究人員，我一直都覺得困惑。研究與發展工作，固然有其技術性，但它的創新和革命潛力，亦不能忽視，因為它是立足於現在去構想社會工作和服務的將來之基礎。以研究與發展的思維來推動服務改革，為改革加一點技術性，本身或許就是一種革命：香港服務發展能擺脫政府的權宜設想、官僚的否想、權威人士的忽發其想、意識形態對立下的妄想等，而建立在當下的經驗或／及數據上，肯定是香港社會服務發展的一大突破。

批判和總結歷史，立足於當下，研究服務的現況，發展創新和革命性的服務模式，就算是技術性一點，我認為絕對是大家不應忽視的一環。

廿四年過去，在躁動的六月天，如何讓革命熱情和革命的策略、技術並存，本身可能就是真正能遍地開花的革命。

2013年6月3日